

評審獎

## 歡迎來到永無島

王佑甄

據說只要沿著天空右邊第二條路直飛到天亮，你就能抵達永無島。當然這是彼得潘說的，內容不免要打點折扣。話說回來，彼得潘也不過是個永遠不會長大的小孩，率領一眾迷失男孩住在永無島上。男孩們不會照顧自己，溫蒂就來到了這裡。溫蒂的工作，就是成為男孩們的母親，負責給予男孩們源源不絕的愛情。

但你知道你永遠無法成為溫蒂，縱然世界告訴你要永保不會退卻的熱情與愛意，男孩們亦時不時就叮囑你：「你應該要愛我們。」

你應該無條件地愛他們，如同神愛世人，不是嗎？

「你去打工時愛你的每一位客人嗎？」

是這樣的，你認為任何人想要被愛，都應該努力而正確地求取。比如表現得溫柔而正義，或是其他一切良善美好的價值。

「可是你應該要愛我們啊。」

談戀愛都會分手了，結婚都會離婚了，怎麼會有人相信能這麼愛？

他們那麼年輕、那麼乾淨、那麼新，所有的傷口在他們身上都不會留疤，蟹足腫是底子不好的人才會留下。

他們百無聊賴又對世界充滿期待，世界的一切混亂都與他們無關，就算遠方有戰爭的孤兒在哭嚎、北極的冰山在融化，就讓難民溺斃在遠洋，就讓核電廠爆炸，他們為什麼要知道這些？鼻子插著吸管的海龜只是網路上的影片，他們之中有些人甚至沒去過動物園，世界離他們這麼遠。

無聊的日子是淪肌浹髓的毒，大人的殷殷勸導是廉價的塗料，塗抹在牆上的不只有蚊子血，男孩們用奇異筆和立可白在牆上書寫，他們扯破了窗簾，他們用巨大的美工刀在越換越爛的塑料課桌上挖洞，他們踢破垃圾桶。

「是誰？是誰用壞的？」

他們誠實地舉手，他們乾脆地賠錢。

「其實我們很善良。真的。」

在你因為他們上課玩手机而處罰他們時，他們說：「可是我們最近很乖。」

「乖什麼？」

「我們都沒有打擾你上課。」

他們會在下課時走到臺前來，在你面前假裝若無其事地走來走去，掃地時間你過去要他們打掃，他們笑著一哄而散，邊跑還邊回頭看。

他們在外掃區的水溝撿到了小貓，他們到處問人幫小貓找家。

你要他們把貓放回去並從此別再碰觸任何一隻小貓，不然貓媽媽會不肯接受牠們。他們說哎噫你這人怎麼這麼狠，看到小貓都不會想說要幫牠們。

他們共食共飲，共享網路吃到飽。分享是種美德，共享才能獲得友誼。他們彼此稱呼親暱，以飛禽走獸為

同儕重新識名。

當你質疑他們這樣的識名方式是否適宜？他們告訴你這才是友好的證明，並且一再向你表明：「我們只是比較調皮，又不是壞。」

他們不壞，只是有事不喜歡讓大人知道，大人是陰險蠻橫的海盜，他們要時時提高警覺，才能避免被大人逮到。為此他們共享彼此的祕密，遇到事情就搭建一座又一座的橋，橋是良好的溝通管道，橋是阻擋大人介入的法寶，若是搭不起橋，他們也擅長鼓譟。鼓譟是孩子們的把戲，鼓譟是排除異類的號角，鼓譟是納入新成員的鐘響。他們注重團結。他們同仇敵愾。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語言，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規範。

他們是彼得潘率領的迷失男孩，他們住在永無島，他們慎選每一位成員，若有不聽話的男孩，就從月亮上扔下來。

「不要理他們就好了。」其他同學這麼說。「也不是打不贏他們，只是不想跟他們一樣。」

不理他們也沒有比較好，迷失男孩們依舊恣意喧囂，並且養成共食某位單純孩子的飲食的習慣，他們說共享是種美德，若是他們拉走了他的椅子，肯定也是出於某些不得不為的善意與必要。單純的孩子向你報告迷失男孩們的一切惡行，你處理了幾次，男孩們也就迅速調整了飛行的姿勢，他們學會吆喝單純的孩子做該做的事情，比如極度細心地檢查單純孩子的掃區，務求要他做到盡善盡美，直至上課鐘聲響起。

回到教室，單純的孩子憤而踢倒迷失男孩們的椅子，迷失男孩們掀翻他的桌子，隔日迷失男孩們成群結隊前來和你告狀，單純的孩子說：「都是他們先的。」

「都是他們先什麼？」

「是他們先在那邊鬧的。」

迷失男孩們開始鼓譟，他們吹響了號角。他們發現了他人違反法律的證據，並且將這證據活逮正著。他們要大人將證據架到樹枝上烤。

你告誡迷失男孩們不要無事找事，若別人用同樣的標準要求他們，他們難道就承受得起？你同時試著告訴單純的孩子，你介入太多只會讓他被欺負得更嚴重，或是他能夠下定決心不怕被孤立，你也可以要求雙方家長來談。你徵求單純孩子的意見，單純的孩子睜著空洞的眼睛看你，沒有回應。

不久你發現單純的孩子決心改變自己，他開始和彼得潘玩在一起，他相信只要虔誠地許願，彼得潘就會教會他如何飛行。為此一切的付出都算合理，就算考試時彼得潘總是借走單純孩子的立可帶，單純的孩子也只能同意。

「因為我跟他才是好朋友所以才跟他借。」

單純的孩子不安地笑，彼得潘說他們是朋友，但是單純的孩子不知道。

「不知道什麼？」你問。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你怎麼可以這麼忘恩負義？」單純的孩子拒絕出借文具時，彼得潘問他：「你忘了你有問題時都是誰教你的？我們不是好同學嗎？你怎麼可以這樣？」

早自修彼得潘在你面前示範操弄的技巧，他慢動作翻弄單純孩子的鉛筆盒，邊翻邊問單純的孩子：「你為什麼買這麼爛的立可帶？」

「我媽說這種比較便宜。」

「你回去叫你媽給你買好一點的立可帶好不好？這麼爛誰有辦法用啊！」

你要如何跟彼得潘說呢？跟他說他這樣的行為不善良，彼得潘會告訴你他只是給同學一個建議。

彼得潘總是能給大家很多建議，比如飛行的調度與排序，偶爾也鼓勵亟欲證明自己的迷失男孩為大家帶來樂趣。你問彼得潘這是何必？彼得潘說未來的世界更危險，他只是覺得同學要從現在起學會如何應對。你若是想對彼得潘多說兩句，彼得潘會笑著告訴你：開個玩笑而已，幹嘛那麼生氣？

你要告訴彼得潘的母親嗎？這些細瑣的事情都告訴母親，母親會震驚地告訴你：我的孩子在家不會這樣。你的孩子在家不會這樣，他天黑時才飛回家，平常可是居住在永無島。

你知道彼得潘的父母循規蹈矩且一絲不苟，受到薰陶的彼得潘做起事來自然也都很小翼翼，他知道每次犯錯被發現都是一種學習，做事最重要的，就是無懈可擊。彼得潘就是彼得潘，他永遠穿著燙過的制服襯衫，他的成績優良，他的笑容和善，他從頭到腳從來不露半點破綻。

你拿了一個全新的、彼得潘指定的 PLUS 立可帶給彼得潘，他不要。

「其實也不是買不起，就是用借的才感覺我們是朋友。他借我，我就知道我們很要好。」

誰不喜歡彼得潘？彼得潘機智並且果敢，彼得潘會飛且不必注意空安，彼得潘勇於碰觸露出水面每一隻鯊魚的尾巴，就像用手撩過路邊的整排鐵欄杆。彼得潘指導大家飛行的訣竅，彼得潘不告訴大家怎麼停下來。

偶爾，彼得潘會帶領迷失男孩降落在歡樂羅傑號的甲板，窸窣窸窣地四處逡巡，直至整艘船燈火通明。來不及逃離的迷失男孩被綑綁在桅杆上，彼得潘會勒令他們要永遠記得迷失男孩的驕傲，即使走上跳板也絕不一定決心悔改。

怕什麼呢？想想快樂的事，他們就能夠飛起來。

可惜永無島的日子終有限期。

畢業前夕，男孩們不敢再有太多動靜，該銷的過已經都銷得差不多，只等時間倒數殆盡。只剩最後一點細沙通過沙漏，沙粒漏得緩慢，他們幾乎快要不能忍受。

一名躁進的迷失男孩終於有了動作，他瞄準時機，在單純孩子和別人講話時走了過去，狠狠撞倒單純孩子的飲料。

甜膩的奶茶潑了單純的孩子一身一地，一再忍讓的單純孩子終於被絞斷敏感神經。

「創啥滿啊！」

「啊你是咧歹啥滿！」

單純的孩子被推倒在地，一旁的迷失男孩們不停大笑大叫地搖旗吶喊，突如其來的戲碼像是久旱後的甘霖，大大舒緩了迷失男孩們連日來的暑氣。

下課時你得知這個消息，另一群孩子錄了影。你把他們通通帶到教官室處理，躁進的孩子據理力爭，好不生氣。

「我就是不爽他態度這樣！」

「那你就可以把他的飲料弄倒在地上？」

「我又不是故意的！我不小心弄倒他就在那邊大小聲！還罵我是在創啥滿！」

「平常別人打翻你的飲料時，難道你態度都很好？」

「不然你想怎樣？」

教官按住那名孩子。「有話可以好好講！」

一切的說理都在小房間進行，你安靜地坐在一邊聆聽。

教官和孩子談完後客氣地問你：「老師希望怎麼處理？」  
我希望他們都被抓去關。

世界告訴你，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，必須懷揣著無限的耐心以及愛意，你必須永遠記得，每一名孩子都值得一次又一次被相信。

你深吸了一口氣。

「按照校規處理。」

你頹喪地告知雙方父母方才發生的事情，順帶告知單純孩子的母親必要時可以驗傷提告，隔天單純的孩子到了學校，看著你很大聲地質問道：「你為什麼要跟我媽說得很嚴重的樣子？我又沒怎樣！」

不然要被打死了才算怎樣？

你懷疑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不然怎麼昨天還那麼生氣，今天就雨過天青？你把單純的孩子找來，問他立場改變的原因？他堅持又沒什麼事情，他們自己可以處理。

自己可以處理，昨天還會到教官室訴說冤屈？

單純的孩子回答你，未來的世界更危險，他總要提早適應。你問他這句話是誰教你的？單純的孩子突然像是當機，半天發不出任何聲音。你問他是不是有人來跟你喬，叫你閉嘴把事情吞下去？單純的孩子這次倒是答得很快，他堅持：「啊就沒什麼事情還一直問一直問！」

上課時你在班上憤怒地宣導：「刑法第二十九條：教唆他人使之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教唆犯。教唆犯之處罰，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。那些在旁邊喊什麼打死他的你們最好注意點，要是對方家長提告，你們一個都跑不掉！」

你看到迷失男孩們和彼得潘都在笑。

好像只有你在意這些事情，大過小過不過是毫無意義的緩刑，反正拿不到畢業證書，他們還不是能擁有同等學力證明？

亮晃晃的夏天，蟬聲依舊鼓譟，他們離開了學校。

你在心裡默默祈禱，但願他們永遠天真浪漫，永遠對世界充滿信任，永遠以為每次犯錯，都能得到世界最大的善意與體諒。

九月，另一群嶄新的孩子來到你面前，你在內心感嘆，這次甜蜜期不知道能不能撐過兩個月。下課你走回辦公室，才剛坐下來迷失男孩們就蹦蹦跳跳衝進導師室，看見你的背影他們就壓低了聲音，屏氣寧息地來到你身後，再突如其來地大呼一聲——「喝！」

「幹什麼啊你們？」

「有沒有嚇到？」

「回來幹嘛？」

彼得潘遞上了飲料。

夏天的透明塑料杯裝在薄薄的霧面塑膠袋裡兀自沁著冷汗，迷失男孩們依舊笑容燦爛，閃閃發亮。

「怕你胖所以幫你做純茶微糖去冰。有沒有很想我們？」



作者介紹

王佑甄

一九九〇年生。想像朋友寫作會成員。幾乎沒有得過什麼獎，所以都會求神拜佛跟固定捐血幫自己累積陰德。從小就知道不管按幾下塑膠變身器，自己永遠都不可能變身，只會變態，所以已經不再妄想能拯救世界。

評審意見

平路

### 只有文學才能夠企及的灰色地帶

文學的高標，是以感性的筆觸，觸碰到只有文學才能夠企及的深度，包括以詩意的筆法，描繪出每個人心中的灰色地帶。

作者用生動的文字描寫校園，永遠不必長大的 Newland 裡，孩子們絕對不壞（純真無邪的彼得潘呀！）然而，當孩子們連成一氣（慎選每一位成員，結成緊密的團體），當他們建立內規、敵愾同仇（若有不聽話的男孩，就從月球上扔下來），當他們吹響整人的攻擊號角，天真裡面其實包藏殘忍，看似無意的調皮動作包藏心機，而群體鼓譟之下包藏著霸凌落單者的惡意。

不只孩子，也是成人，這篇〈歡迎來到永無島〉指涉著每個人心裡的灰色地帶，其中存有社會整體的偽善與怯懦。

校園裡年年蟬聲依舊，身為教師，每一屆新入學的孩子又是一群可愛的彼得潘，這次在永無島上會如何呢？結尾時遞上飲料一幕非常傳神，溫暖且有餘韻。